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三十九回 恩償夙願追憶畫簪 緣了前生重譜卜鳳

話說賈環見了賈璉想要躲避，猛不防賈璉將他叫住，賈環只得回轉身來站著。賈璉道：「環兒兄弟，你這幾時趁著家裡有事查察不到，你在外頭鬧的太不像樣了。我要寫稟帖到老爺任上去，老爺是已有了升轉的信，等旨諭一下，就要回京請訓，那時候看你死呢活。我聽太太已給了你屋子裡人，你寶哥哥叫你同蘭兒下場，給你捐了監，照也有了。你肯聽我一句話呢，書也念念，好歹巴結完了三場，再別出去胡鬧。老爺回來，我也好替你遮飾過去了。你自去想罷。」賈環臉漲通紅，不敢回答一句話。賈璉又瞪了他一眼，自走開了。賈環因在錦香院被堆子上要拿，受了這一次驚嚇，稍為斂跡；屋裡有了彩雲，私情已遂，不想再去問柳尋花；又被彩雲隨時勸阻，賈環倒肯受他幾分管束；還怕賈政回來究責，從此摒除外務，竟將紈綺惡劣行為漸漸改了。

趙姨娘知道彩雲一事全仗黛玉之力，又聽說寶玉的主意與環兒捐監下場，頓時把他母子抬舉起來。想起那一年薛大爺帶了許多南邊東西來，寶姑娘叫人送來分給環兒，我還誇寶姑娘為人，抱怨林姑娘尖刻，如今諸事有咱們娘兒在眼裡，先前真是錯怪他的。俗語道的，「日久見人心」，一點也不錯。從此趙姨娘不但把怨毒寶玉之心冰消瓦解，而且追悔無及，親到黛玉處說了無數感激的話。

接著彩雲也來謝黛玉，黛玉往紫菱洲去了。晴雯、紫鵲都在那裡，便拉彩雲坐下。見彩雲尚未開面，同自己一般，不過收在屋裡留以有待。一面叫小丫頭倒茶，因小丫頭都玩去了，五兒在外間屋子裡泡了一盞茶，進來遞與彩雲。彩雲接了茶對五兒笑道：「你幾時進來的？也巴結上好地方了。」五兒想起茯苓霜，一時帶累他母女兩個人受了一夜苦，一向不敢發洩，如今到了這裡，聽他說巴結上好地方的話，由不得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幸虧先前沒有攆出去，得到了好地方，也沒別的話頭，就是太太屋裡再被人家偷了東西，去巴結相好的，可連累不著我受罪了。」彩雲聽了五兒的話觸心，禁不住臉上一紅，羞臉變怒，指著五兒罵道：「這小蹄子，才上了台盤沒幾天，就要倚勢欺壓人家！你見我偷了太太的東西去給過誰？就算我偷了，害著你的筋疼！不是你們廚房裡現搜出賊來，就硬派上你們個賊名兒了。」五兒道：「我沒有指名說姑娘偷太太的東西，姑娘何必攆到自己身上去。姑娘說我們廚房裡有賊，有賊要有賊，到底審出偷盜實跡了沒有？」紫鵲喝住五兒道：「你要死呀？不怕奶奶回來聽見了捶你。」又笑向晴雯道：「怪道五兒長來像你，聽他這張利害嘴，和你差不多。晴雯也笑道：「五兒原該打，怎麼就得罪新姨媽起來。」彩雲見紫鵲喝住了五兒，也就不言語了。又聽晴雯和他取笑，便不依，向晴雯道：

「我是新姨媽，你算什麼呢？你是新奶奶，新太太？怕一個樣兒，還掙不到姨媽的分兒呢。不想自己，混來取笑人家，唉呀呀，好不害臊。」晴雯一想，原是自己的話說莽撞了，便向彩雲陪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是我的不是，別生氣。」一語未了，麝月從外邊進來，聽見晴雯和彩雲陪禮，便道：「我同他過了半輩子，憑他自己錯了，總強到底，要他賠不是，可是今兒第一遭，還是彩雲姊姊臉大。」說著大家一笑。紫鵲問麝月道：「姑娘在那大姑娘那裡做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才開了棋局，和史大姑娘下棋呢，叫我回來取馬褂。」麝月便往黛玉屋裡取了一件夾紗馬褂送往紫菱洲去了。彩雲道：「奶奶回來還早，你們替我說聲罷。」說著起身，彩雲與紫鵲、晴雯三個人同出了瀟湘館。彩雲道：「你們要往那裡去？」晴雯道：「今兒好涼快天氣，我們約著逛逛，還要轉到梨香院去。有你們了又坐住了，咱們同走罷。」彩雲道：「趙姨奶奶還等著我描花樣子，你們自去。」一路說話，行至蜂腰橋分路，彩雲自出園去了。這裡晴雯、紫鵲慢慢行走，聽得寶玉叫著趕上來問：「你們到那裡去？」晴雯道：「屋子裡坐著悶得很，和他到梨香院去逛逛。」寶玉趕上前去道：「這裡來，那邊有起閣了的匠人，你們廝趕著我，盤出了櫥翠庵多走幾步，橫豎閒逛。」說著穿林渡徑而來。只見碧天雲淨，桐蔭生涼，寶玉道：「立過了秋，竟是一派秋天的光景。原來節氣是不錯一點的。」紫鵲道：「記得去年這時候，正是避難的，躲在妙師父庵裡呢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比你強，在堡裡住了兩三年，春夏秋冬也一天一天的挨過了。」寶玉一路聽他們講話，不多時到了梨香院。先進清音班的屋子裡，只見那唱大淨的女孩子在那裡哭呢。

原來他們兩班都住在梨香院，彼此往來，講到唱曲，字面辨得真，板眼按得准，清音高似戲班，卻不知道場步。清音的師父也要這些女孩子學幾齣戲，請戲班裡教師過來教他們。今兒正在那裡排大淨的戲，師父因他腳步走得不是，打了他幾下。寶玉見了，問起緣由，便生氣把他師父叱喝道：「他們本來不是唱戲的，該慢慢教他學習，不可性急，底下再不許打他們，我知道了是不依的。」那教師只得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各自走開。寶玉拉了唱淨這女孩子的手問：「學的什麼戲？排了幾天了？可會了沒有？」一面又拉了慶齡說話。那慶齡雖然在怡紅院走動，和晴雯時常見面，到底與紫鵲分外親熱，只挨著紫鵲身旁說說笑笑。晴雯和他玩道：「你瞧慶齡是有二爺歡喜他的，可惡慶齡也只認得鵲姑娘，理也不理我。」慶齡們聽了，趕忙笑著走過晴雯身邊。紫鵲道：「你喜歡他們親熱很好。」便叫：「慶齡、遐齡，你們兩個都拜給晴姑娘做了乾女兒可不好。」一語未了，不由晴雯做主，兩個人便跪下磕頭，連叫「乾媽」，臊得晴雯臉漲通紅。寶玉見了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害臊的，比如芳官這幾個，認那些混帳老婆子做乾媽，不如認你們好多著呢。」

「紫鵲便笑向慶齡道：「你們有了乾媽，就該去認乾爹。」說著嗽嘴兒叫他們去認寶玉，和晴雯取笑。慶齡們也知道紫鵲要玩晴雯，便一眼瞅著晴雯搖頭，笑道：「我們可不敢。」紫鵲道：「你們瞧，認了乾女兒就迴護乾媽了。」慶齡笑著叫唱大淨的女孩子去拿了鼓板笛子來，把鼓板遞與寶玉，自己拿起笛子道：「二爺的『折柳陽關』還沒很熟，再唱一回。」說著，把笛子亮好，寶玉尚未開口，只見戲班裡的藕官笑嘻嘻的趕來，拉了寶玉過去。見藕官房裡坐著他們一個同班女孩子笑臉相迎，趕忙站起來請安倒茶，親手捧與寶玉。

寶玉仔細看他，便是在薔薇花下畫「薔」字，要他唱曲不肯唱，反走了開去，冷落他的這個齡官。今兒為什麼忽然慇懃起來？再看他柳眉帶蹙，杏靨含顰，嫵媚中露出一種病態愁容。寶玉正思細探其故，藕官拉了寶玉至無人處道：「齡官有一件事要求二爺呢。」寶玉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藕官道：「他先前在裡頭唱戲就和薔哥兒好，二爺也知道的。後來咱們出去仍舊唱了戲，薔哥兒還常去瞧他。如今咱們又進來了，他們兩下裡乾著急。薔哥兒要買他出去，因在裡頭唱戲，師父不敢做主。薔哥兒寄信進來叫齡官想法兒。齡官也知道我在杏樹下燒化紙錢被春燕的姨媽看見不依，幸虧遇了你，倒替我遮掩過去，說你最肯憐念我們女孩子的，想要求你，當著面又臊的開不出口來，所以我替他來求二爺的情。只要二爺肯到上頭去說一句話，准他出去，師父另去聘了一個腳色來頂了他。」寶玉問：「頂他的人有了沒有呢？」藕官道：「那是現成。」寶玉道：「齡官有了替身，也不用到裡頭去說話。只推齡官有病，到外邊調養好了再進來。裡頭也不查察這些，叫了一輛車子，把齡官送到薔哥兒家裡去就是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你去對齡官說，今兒可要好好唱一支曲兒我聽聽。」藕官也笑道：「今兒就叫他唱十支曲也包管肯。」

說著，引寶玉到齡官房裡。齡官跟了進來，藕官道：「二爺要聽你的曲兒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可不要聽崑曲，要唱小曲呢。」藕官道：「他就唱的好《馬頭調》，還會自己彈。」齡官便拿起琵琶，伸出尖尖玉指撥動弦槽，嗽了一聲嗓子，輕啟脂唇唱道：

繡不完，細針密線的鴛鴦帶；拭不乾，淚珠滾滾滴下香腮。

想起我那可意人兒今何在，病懨懨香銷錦帳，軟哈哈夢醒陽台。

聽梧桐葉落，兩滴空階，剔銀燈，苦把秋涼耐。歎命薄的紅顏錯轉了胎，恨只恨，今生還不盡相思債。

寶玉聽他唱完，怔怔的出了一會神，便向齡官道：「你放心，包管你不叫在薔薇花底下白淋了一會雨就是了。」一時又進來了蕊官、玉官，寶玉叫他們過清音班那邊，去叫了晴雯、紫鵲來同走。玉官們去不多時回來，說他們走了好一會了。趕著慶齡、遐齡過來，同齡官、藕官這幾個人送寶玉出了梨香院。寶玉一個人便走到櫥翠庵前，看看匠人做工，回到瀟湘館，一概閒文不敘。

看看七月將盡，賈母不等去請示，便對王夫人道：「今年我的生日可不必舉動，接著就是寶玉做親，說不得再受親友們一回賀

禮。底下碰著人家有事，從厚答還他們也使得，總要像娶林丫頭一樣的，張親家面上好看些，二來補了寶丫頭的情。

不可存寶丫頭是已經做過親的了這條心，這些話，我已對你說過的了，別的事我不管。」王夫人應了一聲「是」出來，便把寶母的話和鳳姐說了。此時銀錢寬裕，辦理從容，一切遵依寶母的吩咐。

八月初三日拜壽，並無外客，都是子姪輩，女眷們就是邢、王二夫人同孫子媳婦、孫女兒，並園裡住的這幾個姑娘們，還有尤氏領了佩鳳、文花與蓉哥兒媳婦，又來了薛姨媽、香菱，鬧了一天。寶母因寶玉喜事，這幾天眾人正要辛苦，不肯久坐，早早散了席，叫上下人等各自歇息。

過了一天，就是寶玉吉期。諸王妃、勳戚，命婦聽說張觀察府上出嫁這位千金，就是寶玉從前所娶的薛氏借體還陽，當一件新聞異事，都要來瞧瞧，因此今番來賀喜的女眷，比娶林黛玉這一會又多了幾家。照前叫了幾班好戲，內外唱戲宴客，還添了梨香院的兩班，越發熱鬧。園內鋪設了綴錦閣、嘉蔭堂兩處，只有省親別墅的門不開，迎親幽簿照樣排場。張家見了也甚歡喜，雖然素來儉嗇，此處陪嫁妝奩極其豐美，也頗相稱。

一時迎娶進門，在榮禧堂結親。

這裡晴雯、紫鵝兩個人預先私下商量，把雪雁妝扮好了引他來見黛玉。黛玉不解其故，笑問道：「你又不妝新，這樣插戴好了做什麼？」雪雁道：「紫鵝姊姊他們兩個人替我這樣妝扮的，問他們又不肯和我說明白。」晴雯在旁只是抿著嘴笑。紫鵝道：「送他到璉二奶奶那裡去。」黛玉道：「送他到璉二奶奶那裡去幹什麼？」紫鵝道：「二爺頭裡這一會娶寶姑娘，不是雪雁去扶著寶姑娘拜堂的嗎？怕今番還要用他，送去交給璉二奶奶，聽他們去使喚呢。」黛玉聽了，才會意過他們這番舉動來，便帶笑喝住道：「已經過去的事，還翻騰他什麼？如今你們把雪雁送去，叫璉二奶奶臉上怎樣下得來呢？不說你們鬧的玩兒，還道是我故意揭他的短。況且，寶姑娘也是死去活來的人，叫他知道心裡怪不受用，何苦來呢？」紫鵝聽了黛玉的話，也就歇了。

再講寶玉結親後，自榮禧堂進園，直至蘅蕪苑。一路滿鋪了紅氈條，照樣二十四名丫環提燈，清音細樂送入洞房。寶母與眾人要看新人的模貌，等揭了蓋頭巾爭先去看，宛然是一個寶釵。寶玉見了更樂得心花開放，竟忘了情，不顧眾人在跟前，連聲便叫「寶姊姊」，眾人都笑起來。黛玉暗暗扯了他一把，寶玉回頭見是黛玉，便笑著走開了。

再講新人睜眼看時，滿屋子都是熟人，想想我薛寶釵一個人與寶玉兩番花燭，真是亙古奇聞，不禁悲喜交集，因不能不替張家小姐留些體統，勉強妝出一個新人的模樣，暫且緩待與眾姊姊再訴死後哀腸。一時眾人散去，鶯兒與張家幾個陪嫁丫頭在屋裡伴陪。見寶玉進來，鶯兒想要數說他幾句。一則因他姑娘已經還陽團聚，二來當著張家的丫頭們在跟前，只得忍耐住了。寶玉等眾人散去，便來親近寶釵。此時寶釵亦將怨恨寶玉之意付之汪洋。寶玉還疑借屍之說事屬模糊，將舊話幾般探試，寶釵逐一對答，纖悉不忘。寶玉十分奇異，敘談至四鼓後，寬衣同人銷金帳，枕席歡娛，比從前合巹時似加幾倍。惟是含葩初放，重點元紅，不能不又試一番呻吟羞澀之態，話休絮表。

連日酬客演戲，忙亂過了幾天，就是寶釵回九之期。同寶玉到了張家。張大老爺夫婦看見寶玉生得俊偉風流，而且侯門子弟，年少登科，真是乘龍佳婿。有女夭殤，幸得絲蘿借附，居然坦腹承歡，比親生更為難得。其款待慇懃之處，自不必說。

因按規矩不便留住，內外筵席散後，當日就回。

問了一天，便是中秋，鳳姐向寶母處請示賞月酒席設於何處？寶母道：「上年為你寶兄弟不在家，林丫頭又回南去了，冷冷落落這幾個人，大家不高興，就在我院子裡坐了一會，也就算圓了月了。今年難得林丫頭同寶丫頭兩個都是意想不到的與寶玉團聚了。我瞧這天氣，明兒晚上的月一定好的。咱們興興頭頭做一個圓月『團圓會』，別辜負了這一個中秋，還是園子裡瞧月亮也寬闊些，你們商量去揀一個合式地方擺酒。」鳳姐道：「前年八月十五，老太太在凸碧山莊平台上擺酒的，那個地方高敞，玩月最好。」

當下湘雲、黛玉也來了，聽鳳姐說擺酒的話，黛玉便道：

「近水樓台多得月，山上玩月還不如在有水的地方更妙呢。凸碧山莊底下就是凹晶館，這個地方玩月又省得老祖宗走山坡子。」

鳳姐道：「林妹妹說凹晶館好，就擺在那裡罷。」寶母點頭道：「也使得。我記得那一年還有你大老爺、老爺都陪我喝酒，叫他們講笑話我聽的，姑娘們也有兩桌，怎麼不記得有你在裡頭呢？」鶯鶯在旁接口道：「那時候他正病著呢。」鳳姐忙陪笑道：「不是躺著爬不起來，肯躲懶不跟老祖宗去吃好東西嗎？」寶母道：「咱們先算算有多少人。」

鳳姐便從大老爺那裡算起，寶母道：「我說今年中秋喝的團圓酒，你老爺不在家，連你大老爺也不必過來，叫他自同太太在家裡圓月。珍哥兒也叫他爺兒們各自兩口子團圓去。咱們去邀了姨媽來，娘兒們多樂一會。」鶯鶯指著鳳姐笑道：「他呢？也該讓他們團圓去。」寶母聽了也笑道：

「當真我倒忘了，他們兩口子呢？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別聽他的話，沒有這個理。況且璉二爺也不在家，接環兄弟、蘭哥兒的場去了。」寶母道：「環兒不肯唸書，就去下場，不過應個名兒罷了。我倒望蘭哥兒中一中，也叫他母親喜歡喜歡，不枉他這幾年的苦守。」

話未了，院子裡老婆子們說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鳳姐忙起身相迎，薛姨媽早已進了堂屋，與寶母相見讓坐。鳳姐過去問了好，便道：「老祖宗才說要請姨媽過來，正要打發人過去，姨媽倒過來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橫豎後兒一早要過來與老太太拜節，今兒寶丫頭回九到張家去來，不知怎樣款待他們，我還要問問。今兒過來就在園子裡歇了，後日起來近便些。」鳳姐又問：「香菱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才從你太太那裡出來，碰見紫鵝，拉他到園子裡去了。」

當下薛姨媽在寶母處說了一會閒話，出來進園子裡，先到蘅蕪苑，見寶釵已經回來了。薛姨媽坐下正在說話，黛玉進來便叫「媽媽」道：「方才紫鵝說姨太太來了，我在屋子裡等了好一會，知道媽媽在姊姊這裡，我也趕來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也才來，正要問他張家的話呢。好笑這位張太太，今兒寶丫頭回九，還當他親生女兒看待，連女婿都成了他家的親女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姊姊不是他家親骨肉嗎？總是姊姊命好，倒多了一個親媽。」說著，由不得眼圈上一紅，寶釵笑道：「你也不用傷心了，我有張家親媽，也不認我的媽了，把媽給你做了親媽，豈不是我和你兩個人都有媽了。」說的連薛姨媽都笑起來。正在說笑，見一個小丫頭子來請黛玉道：

「不知那裡來了一位奶奶，等姑娘回去。」黛玉問：「是誰？」那小丫頭道：「我來了幾個月，沒有見過這個人，認不得是誰。」

黛玉道：

「雪雁這些人不知在那裡幹什麼？講不清的話，偏生叫這一點子小的來，估量是襲人進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出去嫁了一家姓蔣的，又退了回來，這件事鶯兒在張家早和我說過的了。」

如今為什麼又進來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停會兒總要到你這裡來的，細細問他便知道了。」

說著，出了蘅蕪苑，轉彎走不多路，遇見香菱，黛玉問香菱那裡來？香菱道：「我到紫菱洲去，邢大姑娘、史大姑娘叫我吃姑娘送去的百果桂花餡子的月餅，嘗著味兒很好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愛吃我那裡還多著呢。」香菱又笑道：「寶二爺在那裡商量明兒賞月的地方，邢大姑娘說不拘在那裡總沒有他的分，他要到櫳翠庵同妙師父賞月去。」黛玉點頭笑道：「你太太在你姑娘屋裡，快去罷。」黛玉自回瀟湘館來，不知在屋裡等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